

BUDAO YUNDUAN WU XIEZUO

不到云端无写作

——《无法安宁》诗性批评

何立明一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BUDAO YUNDUAN WU XIEZUO

不到云端无写作

——《无法安宁》诗性批评

何立明 / 著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到云端无写作——《无法安宁》诗性批评/何立明著.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7

ISBN 978-7-5622-7880-1

I. ①不… II. ①何… III. ①随笔—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I207.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4867 号

不到云端无写作——《无法安宁》诗性批评

© 何立明 著

责任编辑：郑照楠 冯会平

编辑室：学术出版中心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网址：<http://www.ccnapress.com>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00mm 1/16

字数：260 千字

印次：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校对：王 胜

电话：027-67863220

封面设计：胡 灿

邮编：430079

传真：027-67863291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督印：王兴平

印张：18.75

版次：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定价：48.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这些读我评我的文字”（代序）

何立明是我的朋友，我想我可以这样说，已经编好的这本书《不到云端无写作——〈无法安宁〉诗性批评》就是一个美好的说明。我和何立明在网上相识，那网叫真名网，何立明用的网名却是：吹笛在湖北。所以，我也叫他笛兄。后来，我们又继续在“独角兽”的网上来往。初上网时，我近五十，现在已经过了六十，一晃就是十多年。我在网上搜着寻着当年我读笛兄文字所写下的简短回复，虽然明白只是即兴却深感应该珍惜。与此同时，我也重读笛兄当年所写下的这些读我评我的文字，我心里的那个感慨也非文字所能表达的。下面就是我搜到的当年我读笛兄文字所写下的部分回复。

笛兄，拜读。从你这篇文字的题目所具有的这个长度——《阅读如何才能放慢速度？这其实是一个生活信念问题》，即可见出你写得真是越来越潇洒了，越来越没有规矩了。这样，真好，非常好。我说好，并非说，题目长就如何好，我想说的是潇洒——你的这种潇洒真好。喜欢没有规矩的文字，也很同意你的看法，文中涉及的方方面面折射出你对生活的反应，还有你对现实的思考。读书其实也是做人，当你面对不同的书，其实，也是面对不同的人。人是复杂的，书也是。人是有性格的，书也是。人是有脾气的，书也是。有的那样温文尔雅，有的那样横行霸道，有的那样小心谨慎，有的那样虚张气势，有的那样平实沉郁，

有的那样俏皮睿智，有的那样洋溢才气，让你好久回肠荡气。无论怎样，只要你读，用你的心，带你的情，就有可能看到书里，看到那些字里行间，跳着一颗怎样的心。无论什么书，只要你面对，多少都会有点感想，也就是所谓收获吧。差别只是有时多些，有时少些，有时很强烈，有时很淡然。为什么会淡然呢？我问我自已，感觉的是激情衰退，也就是生命的萎缩了。“看多了！”常听人们这样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看多了，就淡然了。看多了，就漠然了。而你，不是。我在你的文字中，常能从那“看多了”中，感受你的生命激情，这可真是最宝贵的，我也从中受益良多。因此，我很感谢你，从心里面感谢你，感谢你的这颗心以及你的这些文字。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文字是，书也是。人不好去要求别人，但人可以要求自己。（2007-5-21）

二

呵，我的笛兄，读了你读《洗澡》的文字——我现在想告诉你的是我不洗肠子了，我的肠子已洗过了，我的肺脏也洗过了，我的心脏也洗过了，我的脑子也洗过了。现在，我已是个绅士，静静的，欠着身，犹如一个贤淑女子，坐在一张沙发上——行为端庄，为人可信，安心无忧，温文尔雅，恬静，礼貌，已经是个正派人士。我也不会脱下裤子，不会解开自己的衣服，走进那个朦胧的澡堂，再也不会将这双手伸进那条肠子里，进去，进去，再进去，一直进到不能进去，再也不会退出来，一直退到不能出来，再也不会——掏，掏，掏——一直掏到不能再掏，一直掏到全身空虚，然后，倒下，浑身乏力。我的身边也再不会有那一座油污大山，那座山下也再不会有那一条油污大河，那河曾经流呀，流呀，一直流向某个尽头，某个没有尽头的尽头，某个无数尽头的尽头。时间已不属于我了，时间只是属于他们，随着时间飞快流逝，或者说是慢慢流逝，我已接受我的命运，就像好多人的命运。我只看见毛毛细雨，整日整夜，淋着，淋着，淋湿我的那座墓碑和那墓碑上的鸦背，那墓碑下只有肠子，那墓碑下没有骨灰。（2007-7-14）

三

笛兄：写得真好。经过比较，既写了人也写了时代以及不同时代的文字的差别。读了有感触。这篇《责任》写的时候是“无法安宁”系列的，但出书时却没有将它收入《无法安宁》，所以如此主要是怕责任编辑为难吧。笛兄不写这篇随感，我还真的不记得自己曾经写了它了。现在再看，自我感觉似乎还是过得去。是的，我的这些想法以及我的这样的文字，在那些强调“责任”的却又自私怯懦的而且心狠手辣的暗笑的“负责人”看来，当然是幼稚的、好笑的、不懂事的，是不懂今日人生的，是不知当下社会的。不过，即便就是如此，若是面对他们的智慧，我却还是不敢恭维，而且感到反感、恶心。我知我是没救了，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这个人喊不醒了。那就算了吧，反正我也很老了，也没有精神面对他们那些油光发亮的脸了。（2008-6-25）

四

笛兄：你的评论是对的，是准确的。我写母亲的时候，我的心里，自自然然，也会想到这片土地，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这片给了我很多欢乐也给了我痛苦的土地，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作为一个人，我生是他的人。作为一个鬼，我死是他的鬼。多难兴邦吗？大难兴邦吗？也许吧；可能吧。但是，如果没有灾难，我们也能兴邦的话，又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所以，每每，我们也就这么样地充满豪情地鼓励自己，不到最后，不到咽气，决不轻言什么放弃。笛兄，我的母亲是扭曲了的，被她这一辈子的生活以及所遇到的人和事。在外形上，她的背是驼的。在精神上，她的思维是混乱的。她已失去自理的能力。她需要的是我的照顾。我当然也应该尽心，我想我也真在尽力。可是，讲句实在话，很多时候，我也感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这时，我就清楚地看到，我自己也同样老了。笛兄，你若想到，我在写母亲的时候，也能想到我的祖国，你就知道，我所写的那些看似琐碎的句子，那些实在荒唐的对话，是何等的令我伤

心了。而我，实实在在地说，并非一个琐碎的人，一个胡言乱语的人。关于母亲，我写得不多，曾经写过一首小诗，好像收在《剪影》里了。诗很简单，是这样的：妈妈，你见过你的儿子流泪吗/你会说，你见过/在他那么小的时候/妈妈，你见过你的儿子流泪吗/在他长大成人之后/恐怕你只能摇摇头/妈妈/不是儿子长大了/所以不会流泪了/妈妈/是你的儿子长大了/眼泪只能往心里流了。这首诗，我先前也曾提到过一次，那是彭燕郊先生给我看他写的妈妈，我也就说我先前也曾写过我的妈妈。我想，所以提到它，并非想说我会写，写得好，我只是想说一说，那一瞬间，当我面对我的病老的母亲时，我心里的那种感慨，那种说不出的感慨。母亲这个词，对于我来说，有时是非常非常的小，有时又非常非常的大。（2008-7-5）

五

笛兄：非常同意你的这篇对于情感异样的分析。搞文学，读文学，能够把握住这些，而非简单或复杂的情节，应该是“不虚此行”了。人难得的就是体会，站到对方的角度去体会，从对方的心，从对方的肉，从对方的骨节缝里，不能这样体会的人，会少多少人生的况味。能够体会他人的人，能从不同的各种角度细细体会他人的人，也许更具有人性吧。至于写，写什么，如何写，确实都是心的选择，确实都是情的选择。这种选择是什么？是个人。凡事一旦集体化了，就无个人的选择了。比如吃，麦当劳。比如穿，阿迪达斯与耐克。比如住，千篇一律的水泥公寓。比如行，一模一样的公共汽车，等等，等等。至于古老的政治专制又是如何借尸还魂，我想我俩不用说，也能切身体会的。在这个地球村的此刻，在这个集体化的当下，可宝贵的正是个人，个人的心思，个人的声音，个人的文字，个人的一切。个人的心思是巨大的，只要停住，凝神去看，就会发现它是个宇宙。集体化就最怕个人，集体化就要化掉个人。集体化强调集体主义，集体化最恨个人主义。为了消灭个人主义，它们真是竭尽全力。别的不说，只看媒体，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形式虽然各有不同，但在消灭个人主义，却是惊人的一致。或许只能这样解释：人是集体化的动物。但个人也是种存在，谁又能够否认

呢？所以，我对自己说，只有文字，只剩文字，还可能是个人的了。文字是人的情思的表现，这情思多少是个人的。文字只有是个人的，才多多少少有点趣吧。不然，都说一样的话，都想一样的事，都一样的想事说话，人生就真是乏味了。（2008-7-21）

六

笛兄：谢谢你。你总这样将我拉回我写过的那些日子，让我再度重温自己，再次看看我自己，呵，你曾经是这个样。人总是变的，从年轻到年老，即使每日照镜子，也未见得能发现自己每日的变化。这变化最能从他人的眼光里看出来。你的评论对于我就是这样的眼光。我很喜欢你的眼光。你的眼光是宽厚的、善良的、善解人意的。作为一个评论家，我以为是难得的。精光四射好不好？精光四射当然好，但若能够善解人意，我以为就更加好。阅读对于文本来说，我也爱看你的写法，你的写法是对文本更多的延伸和发掘。阅读应更重于文本，这是当代阅读的根本。当代阅读要求读者能对文本更多的参与。你的评论是对文本所进行的再次创作。我很爱看你的评论，就因它是你的创作。评论可从文本出发，评论可以围绕文本，评论还可向前延伸，评论还可回到文本，评论应有评论的自由，评论本身就应自由。就这一篇文字来说，题目本身就很漂亮——“你的自恋不是我的水仙”。是的，不错，确是这样。人与人，不相同，自恋自然也不同。世上有人不自恋吗？（2008-9-21）

七

笛兄：我想“据说”最不可信的，无论什么样的“据说”，你都可以不听。活着能创造，才有意思，即使创造不多不大。活着是为了成为自己，而不是成为某个他人，也不是成为某类他人，如此，生命才有“价值”，我想写作也是一样。因此，我特别赞同你在这篇文章所强调的个人特有的生命意识。是的，“不安是我们的命定和属性。杞人忧天是人的生命写照”。我在《剪影》的《关于诗》中也是这样感受的：随着几缕香烟的飘起/烦躁的灵魂安静下来/多少话儿憋在心里/能说但也很

难说出口来/就像麻绳在颈上绞着/就像开水在灶上烧着/就像深潭在山里睡着/潭里的鱼儿却莫名地惊慌/这时，真是需要香烟/需要它温柔无声地劝慰。(2008-11-12)

八

笛兄：首先，要问候的是你那位年轻而又漂亮的女同事。她说得对，爱情是无价的。为什么？因为它的“光芒”能“照亮一片天地”。其次，也想过，但依旧不知道：我为什么“总拣那些沓里晃拉的东西，总是郁结，不去看到人生美好的一面”？我为什么“总往人生阴暗面看呢？为什么别人不看，单单你看呢”？也许是性情使然吧。人世间，很多事，在我看来是不能用那道理一二三四清清楚楚说明白的，尤其是情感，或者涉及情感的时候。即使没有涉及什么，像我这样敏感的人，或者说是多疑的人，也会反复地折磨自己，用词语来修理自己。关于我的这种状况，前几日，我曾经写过这么几句感受：穿过一点一滴的沉默/词语落下来/不见了/我不知它落在哪儿/也不知它从何而来/感觉不到那张嘴那个头那只耳/感觉到的只是一样/一代一代又一代/无论看的还是听的还是吃的/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他们总是一模一样/拿着一模一样的东西/用着一模一样的腔调/折磨我/侮辱我/一直到我怒不可遏嚎叫啼哭/变成词语/一些别人构成的词语/一些构成别人的词语。你说：“《价值》不长，文字一路担心犹疑，直到自己把自己弯曲成一个问号，再缩小身体，最后缩进一个躯壳里。这是一个什么形象？卡夫卡《变形记》里的一只倒爬在天花板上的甲壳虫子！”你说得对，也说得好，我真的是这个样子。谢谢你。谢谢你给我的镜子。(2008-11-30)

九

笛兄：还是再说两句吧。我总觉得我的心里是充满了无限的亮光的。正是因为这些亮光，所以才对黑暗敏感。即使一丝一毫的黑暗，我好像也能够看到。即使黑暗还未形成，我好像也能够闻到，耳朵也会竖起来。有时，我也想，如果我的心也黑了，也暗了，那我对黑暗也就习

惯了，黑暗对于我就是自然了。有时，甚至，也盼这心能够变得黑暗下来，这样，我就正常了，好过了：很多的人影树叶一样随风飘散/很多的幽灵星星一样形成星座/很多的高楼都沉浸在特有的潮湿恐惧里/只有这时/这个世界才会打开沉重的大门/显出它的色彩阴森/同时/自我也敞开来/不再只是表面的存在/而是丰富深邃的大海/里面很多的植物挣扎/很多的鱼被网拖住。(2008-12-2)

好了，就这些吧。我和何立明在网上相识，至今还未见过一面。我想此书出版之日，应是我们见面之时。

周实

2017-1-14 于长沙

目 录

上篇 引评

一、不到云端无写作	
——谈文学之旨，以周实及其他写作为例	3
二、《无法安宁》与中国诗性批评	6
三、周实文字品格	
——说故事，说周实文字品格	24

中篇 《无法安宁》文评

一、高贵的野人在大森林里奔跑	
——谈论野人是为了反思我们的生存	31
二、我听见一只逃亡的兔子在唱歌	36
三、血，一种让所有生物恢复野性的物质	40
四、她那洁白的脑门上	47
五、爱情一路读下来	52
六、美人为什么受人喜欢？	61
七、思念就像一只野兽	65
八、“我梦想像一个女人那样写作”	72
九、骑着《现实》的翅膀漫想	
——读《现实》，漫想“现实”的流变	79
十、青石板、青又青	85
十一、爱不是已经凋谢了的白丁香	91
十二、如果说性似一朵花	101
十三、你的自恋不是我的水仙	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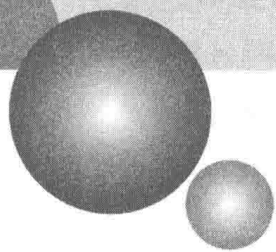
十四、奇迹，从人身边走过	114
十五、想象一掬在克拉玛依沙漠上游弋的胡须	118
十六、说说“花边文学”的故事	122
十七、肉肠上绽开一朵恶之花	129
十八、国家实验室的瓶子	134
十九、隔在玻璃里边的人	139
二十、一条在寂静中吐彩泡的鱼	144
二十一、词语的生理学	148
二十二、卑鄙凶残的谋杀	161
二十三、岸是浪的断喉刀	167
二十四、中国动物有一个缘情草木的传统	171
二十五、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废人” ——照面“废人”的那一种极致	175
二十六、桃花开得早，杏花开得迟	181
二十七、残阳下的一朵蔷薇	186
二十八、戏已经深深地隐退	190
二十九、麦子必须死了才能结出许多籽粒	196
三十、一条回家而迟迟不归的路	204
三十一、看那渡口上满天的繁星	208
三十二、急切地希望飞翔，画出某片云彩	213
三十三、友谊的翅膀靠什么飞翔	219
三十四、责任为文字保驾护航	227
三十五、我读《男女》，能感到里面沉重氤氲的裹挟 ——观念生活的癖好，毁坏了红男绿女	232
三十六、阅读如何才能放慢速度？这其实是一个生活信念问题	237
三十七、字字如楠木，问虫香不香	244
三十八、这一夜的灯，会灿烂得异样一些	248

下篇 书评

一、刀锋上的舞蹈 残损中的美艳 ——中国历史结构中的《刀俎》美学风格简论	255
---	-----

二、人生启迪和审美诗意	
——《无法安宁》短论	265
三、周实的“新神话故事”	
——读《夸·颀·日·娥》随笔	270
四、一本情感凄迷的自述散文集	
——评《写给 Phoebe 的繁星之夜》	275
五、花朵的欲望	
——《民间影像杂志·咔嚓》(第2辑)欣赏(二则)	279
结语	285

上篇 引评



一、不到云端无写作

——谈文学之旨，以周实及其他写作为例

说《不到云端无写作》，是说文学作品有提高人的认识的目的，也是说写作生活有提升人生品质的功能。前者就认识目的而言，文学通过形象路径带你逼近和介入物自体，去把握世界的真相，使你做一个明白人；后者就人生品质而言，写作是一项日常生活之上，去延伸扩展人的精神层面的工作，搭建和充实人的精神世界，使你做一个丰富的人。因为人生在世上总是欠缺的、单面的、待完善的，所以文学（写作）活动与其他社会科学活动一道，功能目标在于马克思所说的促进人格“全面发展”。这篇文字原名是《不到极端无小说》，从阅读周实《刀俎》笔记中，悟出这个道理，写下了这篇文字。

因为“小说”与“写作”、“极端”与“云端”有同质性，都是讲文学对人（认识和生活）的提升意义，理路相通，故这里可以借谈小说以谈写作，更名为《不到云端无写作》。

周实先生写的小说集《刀俎》^①，历史上残酷刑法一一写来，刀口下鲜血淋漓，骨头断裂声令人毛骨悚然。放下书来，又想到司汤达写《红与黑》，一个普通木匠的儿子改变自己生活地位的经历一一写来，笔尖下峰回路转，惊心动魄，令人扼腕感伤。更有莎士比亚写，施耐庵写，安东·契诃夫写……很多人写。古今中外作家们只写得人生残破，生命

^① 周实：《刀俎》，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断绝，地老天荒，灰飞烟灭。这些都是日常生活所不见，都是掩盖在时间和空间下的生活与生命的潜流。

生活好比一张皮，光滑洁净，日常意识去习惯性地日日打磨这躯壳，香皂洗刷，施以脂粉。人们就会以为，且也愿意看到生活如这样阳光普照，生命似这般月色清冽。小说如刀，在日光月辉所装饰的地面上，割裂沟壑与地缝，升起一缕缕青烟，在晨昏交接的当口，在意识将醒未醒的时候，形成平行于地面的浮动氤氲，展开了一片随想象之薄雾而来的平台。这个平台上，上演的都是地面之下黑黢黢的真质：生命的脆弱与张狂，生活的怪诞与肮脏。犹如蒲松龄笔下的厉鬼，为了吸引早醒的人儿，变换一些狐仙的情色故事，背后带出的都是沉默的无法开口的永诀的灰色人生。

用刀割裂开地表，热气窜出地壳，这是一种极端的方法。还有一种，是找到生活的溃烂处。除了像赵树理一样作为宣传功利来展示，更有艺术化地如卫惠写她如何艳若桃花。颓废是把无意义的写得充满意义，里面的感受就是比宣传更深一层的艺术。卫惠写了小市民追逐时尚，那样“前卫”的浮华趣味与生存，艳惊四座，其实是调侃和玩弄了那些以装饰为正业的人，撕裂得雪白墙纸一样正宗的道德直喊生痛。假面道德就是要压平凸凹的反骨，为了祥和与宁静，斥之为床上尖叫的色情禁书。其实，尖叫并不一定是为了痛快，只是用一种另类的声音来捣乱平静，来撕伤宁馨的空气，来产生痛的印象和注意。

没有痛何来伤口，没有伤痛何来印象深刻，没有深刻哪有思想，没有思想不会有反思与感悟。小说就是写出生活所不能、所不可、所不愿，把生活的一切——道德、政治与文化，还有常态与惯例——逼到极端，才能从枯燥中轧出油来。

安东·契诃夫一篇小说写《打赌》，银行家与人争论死刑与无期徒刑孰优孰劣。一位二十五岁的年轻律师，以十五年两百万打赌，这场疯狂的打赌居然执行了。小屋里的第一年，被监禁者拒绝烟酒，小屋不断传出钢琴声。他开始索取书籍，从轻松读物到复杂情节长篇小说，再到耸人听闻的短篇。第二年被监禁者只索取古典作品。第五年什么也不干，只要求喝酒。后来不读书了，坐下来写东西，写完却又扯得粉碎。第六年学习语言、哲学和历史。最后屋子里的人用六种语言给银行家写